军号

■曹慧民

我朝山顶上望去——

晨曦中，一个小号兵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持号，头一仰，一串震天动地的号音，瞬间划破军营的黎明……

与其说，我在复述一个老号兵对军号的回忆，不如说那是中国军人鲜活的集体记忆。

不管怎么说，刊于2015年11月11日故事兵阵的《寻觅号手》是独特而饱蘸深情的。在高山，不吹号气都出不匀，那号是好吹的？于是，我们看到：天刚透亮，一排号兵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开始练“拔音”。

吹啊吹，号目说，啥时候一口气吹得对面公路上的汽车跑出10里路，我就教你们号谱。

嘴唇肿了消，消了肿。半年过去，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，他们一口气能将一个音符吹得找不到汽车的影子，一口气能将冲锋号吹上5遍。

我们想念号手用胸腔喷发气血吹响的军号声，而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上将李奇微对军号的回忆，则烙刻着他们惶恐的梦魇。

“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，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，在战场上它仿佛是非洲的女巫。只要它一响起，共产党的军队就如同着了魔法一般，全部不要命地扑向我军……”

今日，军号吹响，我军号兵又派上用场。号声下，士兵从搏击的“模拟场”，走向未来战场。新一代军人的一天，从嘹亮的号音中激荡开来。

插图　朱　凡

模拟场

■贾　骥

强军故事会

让故事长出锋利的刺刀

上等兵吴运矮矮的，脸和胸肌一样圆，脖子还没长开似的，看上去只有一米五。

“短胳膊短腿打搏击太吃亏。”特侦参谋刚准备划掉吴运的名字，可盯着他滚圆的肩膀，心中一动，“打模拟对抗试试吧。”

吴运听说有拳打，额头纹像小河一样漾起来。他举起前臂量了量“三三二”8个方形靶组成的跆拳道训练靶机，暗笑着：“系统报哪个靶打哪个靶，不就是打地鼠吗？”

“如果90次击打全中，系统会根据平均出拳力道，算出综合胜率。”特侦参谋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说，“打错一个就没成绩。”

“7！”报靶声响，吴运迅速击打左下角的7号靶。拳套刚擦到靶子，第二声报靶接踵而至。他匆忙出拳，还来不及收拳，第三声报靶冲入耳膜。再出拳时，第四声报靶已响起，训练终止。

“过靶后击打无效，结束了。还要再试一次吗？”

“我自己……自己再练练吧。”吴运烧红了脸。

“现在的靶速是每秒1次，比赛是每0.8秒1次。45次击打之后会有5秒钟的休息，不过你不一定打得到。”特侦参谋甩下话走了。

“别太急，模拟对抗看似简单，其实对全身力量、协调反应都有着极高的要求。”同连的武班长当兵第8年，他把这次比武看成军旅的最后一站。“尤其是腰腹核心区，不但可以提升极限拳速，还可以避免肋下肌肉拉伤。”

吴运心不在焉地点点头，满脑子都是上肢训练计划。日头毒起来，他每次加练都把空调关了，打一组模拟身上就湿透一次。

“为什么不开空调？”武班长从75公斤搏击场过来，侧身摘下拳套，来回揉着指节。

“我想减减体脂，也许这样可以提高反应速度。”沉默片刻，吴运刚一转身，一眼看到武班长裂开的眼角。

“老武，过来下！”特侦参谋喊道。

武班长轻轻捏了捏右眼角，迅速戴上拳套，“好好练你的，等稳定打出90次全中了，我替你向连队汇报。”说完，他侧过左脸，得意地朝吴运扬扬头。

回到烫手的训练靶机前，吴运咬住牙，攥紧了拳头，努力不让眼眶内侧的泪水流出来。

又一个打完20组模拟的上午，吴运倒在滚烫的地砖上，盯着117%的胜率发呆。“一个半月了，死活打不上去。”吴运望着8个永远不会动的死靶子，喉头发紧，“真的要打吐了。”

“有情绪正常，哭一阵儿就好了。”武班长被搏击组刷下来，改成比模拟对抗更枯燥的腿速。

“可能太矮了，真打不了拳吧。”吴运叹息。

“搏击是靠拳头打的，不是靠身高！”武班长迎着吴运的目光站起来，“如果满脑子都是自己不行，如果双手都不期待握紧拳套了，打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吴运站在隔壁搏击场外，盯着场上的两两对抗，眼都不眨，睫毛上挂着刚拉完器械流的汗珠。

他想起进团集训队之前，连长盯着站得笔直的他问：“你小子想打搏击啊，行吗？”那会儿，他和武班长打得难解难分，当晚就被通知报选团集训队，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觉；想起了第一次戴上崭新拳套时的兴致勃勃；想起了力量爆发在目标上肌肉最本能的快感……

几顶风扇凶猛地吹着。特侦参谋满头大汗，“去把场边所有的风扇关了，别影响听靶！”

吴运第五个出场，第四个是同团的队友，训练时打出过138%的胜率。3分钟前，他的第89次出拳意外打错了靶，成绩无效。

“1！”吴运一个左摆拳，靶子“嗡嗡”作响。半程打完，他甚至都没怎么出汗。只要不失误，打到135%不成问题……

5秒已过，报靶声突然响起。吴运匆忙出拳，右肋下的肌肉“呲”地一紧。靶音再响，吴运再出右拳，拳中靶，可他禁不住痛得哼出声来。

“3！6！8！”模拟系统像机关枪一样报着靶位，吴运喘不上气，陷下去的腹部痛得他快要窒息，豆大的汗珠涌了出来，浸在吴运眼睫毛上。

“重心侧倾，保护弱侧肌肉！”一闪念，吴运右直拳出击，重心顺势收在右侧，同时用力调整呼吸。70余次击打后，身体热了起来，上肢渐渐放松，双拳也运上了劲儿……

“7！”吴运左肘用力一摆，电光石火击中最后一个靶位。

“90个全中！胜率……153%！”特侦参谋喊着，全场静了3秒后沸腾起来——没人相信这个小矮子打出了新的全师纪录。

“今天怎么出这么多汗，紧张的吧？”特侦参谋冲上去把吴运抱下来，“前半程完美，后半程重心有点偏了，不然能打到160%！”

“咋了，脸这么白。”武班长腿速比完，得了第五名。

“有点岔气，歇会儿就好了。”吴运痛苦地蹲下去。

“153%，冠军稳拿了，喝点水，用我手机给你们连长回个电话，这几天给我打了十几个了。”特侦参谋拿出文件夹，在吴运名字后面标上大大的“①+师纪录”，然后转向武班长说：“我去盯盯75公斤搏击预赛，你照顾好他！”

那边的搏击场欢呼声不断。

武班长说去买水，快40分钟了。吴运一个人坐在休息区，静静地等待着。

“喂，连长……”笑容在吴运的脸上绽开，呼吸好像也顺畅多了。

耳畔

■蒲麟智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陈晨是机关文印室的一个女兵，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头乌黑亮丽的短发，笑起来含糖量居高不下。

随着军改推进，陈晨由文印员转岗为话务员。

她要记下一万多个几乎毫无规律、毫无逻辑的数字。

班长对她说：“一个月我们有业务比武，既是比武，也是对我们的考核呀。”

“背数字，我只有‘青铜段位’啊！”陈晨极其郁闷。

“我可不服输！”倔强的陈晨，沉浸在数字的海洋里。白天背，晚上背，走路背，吃饭背，就连做梦，脑袋里也闪烁着一堆跳动的阿拉伯数字。

终于到了比武。这天早晨，陈晨偷偷在床头写下“问不倒”三个字……

“请叫我‘号码问不倒’！”陈晨比武获奖消息传开，战友们纷纷点赞。

突然，手机响了。啊，是妈妈！

“您好，23号！”

……

显然，妈妈一时间被造愣了。

电话两头都陷入了沉默，好一会，耳畔传来妈妈的声音：“小晨，别累着了……”

陈晨拿电话的手，竟颤抖起来，像委屈，又像幸福地啜泣着。

插图　朱　凡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4310期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余弹

■王怀夺

炮兵股长李越又摊上了挠头事。

这两天，他眼都没敢眨一下，硬是盯着炮兵营打完了400多发炮弹，全程顺利安全。可没等他呼出憋在肚子里的那口长气，就接到了报告：一门火炮在急促射时，炮手慌乱中忘了装填弹丸，射击结束时才发现药筒用完了，弹丸却剩下一枚。

开箱的炮弹不能再送回弹药库，这发余下的弹丸，该怎么处置？思来想去，只能作未爆弹引爆。根据团里的规矩，处理未爆弹，现场最高指挥员必须在场。在阵地，炮兵营副营长是指挥员，但同为副营职的炮兵股长代表机关。于是，李越也不推托，直接从工兵连挑来一名地爆班长，带上20块TNT和那枚余弹就出发了。

秋日的科尔沁草原，寒气袭人。

李越和地爆班长在坚硬的沙土地上刨出了一个半米方、一米深的土坑，没等额头的汗落去，就在坑里铺上了4块TNT，装好拉火管、导火索，把那枚余弹压在了上面。

“起爆！”李越和地爆班长匍匐在200米开外，一人下口令，一人操作，只见导火索“嗤嗤”地冒着白烟向土坑逼近。

“轰！”一声闷响，一团黑烟缓缓升起。静等30分钟后，李越拍拍地爆班长的胳膊，留下句“我去看看”，便径直爬了过去。

到了土坑跟前，慢慢贴近边沿一瞄，弹丸静静躺在那里，4块TNT不见了踪影。

确认安全后，李越一挥手，地爆班长小跑过来，俩人协力，把TNT加量到6块，垫在了弹丸四周。然而，起爆后，弹丸依旧完好无损。

待他俩再次匍匐到土坑边上，看到被熏黑的弹丸斜埋在碎土里，再填TNT时，俩人胳膊和手竟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。

“先歇歇神，停一会再弄。”李越把地爆班长叫到边上，一眼看见地爆班长的两只手在抖，额头上的汗珠密密麻麻。

李越决定把最后的10块TNT全用上，当他提起炸药往土坑走时，地爆班长拦住了他，“股长，前两回都是你去冒险，这回让我去吧！”

“算了，这回太危险了，你还有俩月就退伍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”李越笑笑说。

说罢，他卧倒在土坑边，给炸药安装拉火管，小心翼翼地铺设在弹丸四周……

随着一声炸响，一团白烟拔地而起，大小土块四处飞溅。约摸过了半小时，李越正准备动身，地爆班长却头也不回地向前爬去，边移动身体边喊道：“股长，这次让我来！”

李越在不远处看到，地爆班长刚爬到土坑边上，就腾地站了起来，边拍打身上的沙土，边回头说：“报告股长，弹丸炸了，这里全是碎弹片！”听罢，李越那口还憋在肚子里一半的长气，彻底呼了出来，只是，手心里满是汗珠，心也狂跳不停。

插图　朱　凡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麦子熟了

■王仕哲　赵德宇

高高的山下扎着一个驻训点，不时传出劲亮的歌声。每天早操过后，兵们都会激情洋溢地去冲山头。这天也不例外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，他们一边攀跑，一边叫喊，一口气儿奔向了山顶。

列兵任强已练就了一副硬身板儿，浑身往外冒劲儿。跑到半山腰时，与班长刘猛擦肩而过，他一脸得意的坏表情，喊了一声：“班长，我超过你了，加油！”

刘猛看着任强湿透的后背，心想：“这小子，长进不小，都敢跟我较劲儿了，看我不收拾你。”他突然来了个“猛加速”，大叫一声冲了上去。

兵们一会儿工夫就拼上了山顶，享受着阵阵惬意的凉风。剧烈的运动后，心情超爽，大家相互之间又开始调侃、打趣儿。

此时，太阳已爬上了树梢，云雾逐渐消散，万物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。从上往下看，零星地散落着几个村庄，部队的营院浓缩成一个方正的绿点，大片大片的麦田格外壮观，方圆几百亩，金光灿灿，在微风的轻抚下掀起层层麦浪。

刘猛一边习惯性地甩着胳膊，一边欣赏着迷人的风景。这时，任强凑了过来，手指着山下说：“班长，你看，麦子都熟了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我爸妈都在收麦子。”

“对，麦子熟了。”刘猛看着远方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看出了任强是在“借景生情”。

刘猛寻思起刚入伍时的任强，人名“任强”，但人一点也不强。在家三代单传的独苗，父母视为宝贝疙瘩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去年新兵下班的时候，任强的父母还来队看儿子，特意嘱托刘猛对任强严格要求，希望儿子在部队得到锻炼，长大成人。快一年了，任强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，各方面表现突出，连队已经考虑选用他当副班长。

一茬茬的小麦，从去年秋天播种，经历了大雪的覆盖，从厚厚的冻土中拔地而起，爬冰卧雪一路走来，就像一茬茬新兵，同样是在去年的秋天参军入伍，将近一年时间的摔打磨练，一天天长大成熟。

看着周围的美景，大家谈笑风生，任强一个人走到山边，对着下面的村庄大喊了几声：“麦子熟了，收麦子了！”

刘猛走到任强身旁，一只手搭在他肩上，出神地望着远方的村庄。

这几天晴空万里，村民已经开始收麦子了。庄稼人干活就是利索，打麦子机不停地转，机械完成不了的就人工收割，成片的麦子没几天就收完了，地上只留下尖茬的秸梗。

这天上午，任强和战士们巡山时，发现有一片麦田没收，金黄的麦子在大地上显得鹤立鸡群，特别扎眼，大家边走边议论：“麦田的主人是不是忘了？”“是家里有什么事吧？”“要是下雨可就糟喽！”

午饭过后，兵们进入午休。任强在床上像烙大饼似的，横竖睡不着，还在想那块不可思议的麦田。虽说从小没干过农活，但怎么说也是庄稼人，深谙麦子的生长规律——芒种三天见麦茬，麦子一旦熟了就得赶紧收，否则遇到雨天，那麦子可就没有好收成了。

“难道真是忘了？”就在任强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天就像娃娃的脸，想哭就哭，突然之间阴云密布。

见此情形，任强直接去找班长。刘猛此时睡得正香，他轻轻拽了拽班长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班长，醒醒了，我有急事。”

刘猛一下坐了起来，任强赶忙把想法做了报告。刘猛听罢，迅速召集人员，果断决定帮助群众抢收麦子。兵们纷纷抄起镰刀、铁锹、铲子……能带的工具都带上，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麦田，对麦子进行了快速“收剿”，一捆捆成垛的麦苗就像是被放倒的一波又一波敌人。

干得正酣时，突然，从麦田侧面走来一个老大娘，手里还拉着一个小女孩。老人焦急地望着天，脸上愁云密布。任强看见老人，迅速放下镰刀跑了过去。

“大娘，这是您家的麦田？”

“是啊，大雨眨眼就到，这可怎么好啊？”

“大娘，你瞧，这麦子，我们帮你收了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！当年，我像孙女这么大的时候，家里没有人手，也是解放军帮我们收的麦子。”大娘紧锁的眉头舒展开，抚了抚孙女的肩，小女孩盈盈地笑了。

雨过天晴，兵们到村子里找了打麦机，打完了麦子又进行了晾晒，最后把麦粒收起来。

刘猛和任强拉着一车麦子，来到大娘家里，老人乐得合不拢嘴，连声道谢。

“大娘，以后麦子熟了，我们帮您收。”任强亲切地对大娘说。听到这话，老人鼻子一酸，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掉了下来。

在回营的路上，任强稚嫩的脸庞露出一丝满足，他擦了一把汗，恳切地对刘猛说：“班长，明年麦子熟了，我们还要帮大娘收！”

刘猛微微点头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到了营院后，他第一时间给任强的父母拨通了电话，他想告诉他们一个喜讯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盼望的麦子熟了！”

插图　朱　凡

社址　北京阜外大街34号　电报挂号　6043　邮政编码　100832　查询电话　66720114　发行科电话　68586350　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　广告部电话　66720766　月定价　20.80元　零售　每份0.80元　昨日(北京版)开印5时30分　印完6时30分